

國朝諸臣奏議

十七

諸臣奏議



皇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二

呂公著

三謂天事之於人，聖人在上不能克也。蓋聖人在上，雖有水旱而致之，必以人事。人事之變，而懼見異而修德，風俗自省，以答天威。故天之降災，而為福，危可以徙而為安。後世人君不知禍福，無所畏懼，而謂天命為己有，不知人情可畏，而謂力可以制之。此豈君子之責之，獲終吉也。故人心不從，天命不祐，災害不已。豈謂之惟異不已，傷敗隨之由是觀之，水旱之災，不能使之無於世，而其終所以安危存亡者在懼與不懼耳。伏惟陛下在政，已來自兢兢於庶事，然累歲旱潦，人多疫疾，又近歲大雨為沴，下民昏墊。陛下徹宴損膳，下母諱之詔，開直言之路，將克已自新，以求上意。然臣愚獨以為此皆常事，猶未足以弭大災也。唯當兢兢業業，以求已過，自奉先養親，以至於任官使人，求賢納諫，愛民節用，無不物物而思之，行所求，行補其闕，誤以謝天心，以順人意，則社稷幸甚。

治平二年上時為議

皇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二

上 英宗 論星變

張方平

臣自到闕伏見陛下以垂象之變，避正殿，減膳，降服，血刑，薄宴，徹聲樂，罷刀設，所以修省答天戒者，甚至竊聞遠近皆

明允為憂等至以聖躬為民祈請臣深惟 陛下以上聖之

省言其在漢邸其稽古好德令聞夙著於四方繼天纂統越今

四年始初清明厲精求治教未嘗有以修明紀律震耀威靈

以究治亂根本為議也則聖 推皇日之占率以為除舊布新

之象中外之國稱人矣官失其中事忘其舊綱目類紊憲章

曠荒天其或有儻將以是為先先賢以為政譬之鼓瑟不調

其者必當解而更張之竊觀朝政殊未遑及此晉統何曾侍

武帝退而告其主曰吾每對見未嘗聞經國遠圖唯平日常

事非貽厥孫謀之光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後天下亂危

果如其言今夫萬機庶政萬在邦府願 陛下以燕暇之時

覽清明之趣延召執政之臣從容賜坐垂意訪逮各使悉心

陳治道之要以 陛下之明而參擇其言舉其可施行者以

兼敷學廢為林時急務匪唯修人事而以承天意之此來使

言聞其率由陰合夫陰之者曰道也事道也莫欲之道也庶

三代之業也 陛下推是而來之則天意可見而治道之遠得

之六室 陛下留神羊素 高平三年三月十一日 上時

上 推宗之說四上雨水 司馬光

三 陛下之明而參擇其言舉其可施行者以

兼敷學廢為林時急務匪唯修人事而以承天意之此來使

言聞其率由陰合夫陰之者曰道也事道也莫欲之道也庶

三代之業也 陛下推是而來之則天意可見而治道之遠得

之六室 陛下留神羊素 高平三年三月十一日 上時

內外臣寮至有四方來者進對必問皆之訪以彼中雨水多少
苗稼如何穀價貴賤閭閻憂樂互相參考以驗虛實既下以
開益 陛下聰明日新盛德又使遠方百姓皆知 陛下燭
見幽遠無所遺忽銜戴上因稱心歸附又使州縣之吏皆知
陛下憫恤黎元留心稼穡不取自恃僻遠殘民害物 陛下
一發德音以收此三善非獨可以行之今日亦願 陛下永
久行之誠天下幸甚 治平四年五月上時以右
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上 神宗論地震

錢顛

臣伏以今日甲申至辛卯京師連日地震者五竊觀人事以
考變異皆陰盛陽微之象也故易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
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古之王者或因天地譴告則必責躬

四拜

表 論聖上卷

三

七

修德祗畏省懼思所以致之之各務所以致之之理日新庶
政以答天變故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幸懷多
福此之謂矣臣竊思 國家以來災變不一日日薄食息辰
陵犯天雨毛電害稼始則蝗旱作孽終則秋霖為沍河北諸
郡大河決潰地復震裂廬舍摧塌人民壓溺幾以萬數其餘
百川涌溢天下被水患者十有五六殊可駭愕雖春秋所記
災咎其未有若此之甚也 陛下臨御未久精心萬機以至德
深仁愛育元元躬有日昃之勞而無暇豫之樂矣道嘉氣尚
疑陰陽變數豈廟堂之變理有非其人與天下郡縣刑獄有
所寬濫者乎深宮之中女謁有過盛者乎左右之言有竊弄
威權者乎三陸蠻夷兵革有所陰謀者乎中外之臣有潛懷

下論者乎諱人昌而下情有不通者乎土未盛而興不急之
者乎號公數易而賞罰有所不當者乎賦役重困而民心
有所怨嘆者乎水災地震二者應驗尤急豈非陰盛陽微之
象也伏望 陛下深思遠慮以杜未萌 陛下無謂堯湯水
旱為天數也日月之食為三辰之行也被箕子之陳洪範劉
向之傳五行皆非空言也要在應之以誠感之以德宋景公
小國之諸侯爾有不忍移過之言災感為之退舍况 陛下
之聖明其肯忽之哉臣願 陛下詢求至言矯革前弊密推
至誠以應天變何災之不除何福之不至也臣叨居言職不
敢緘默熙寧元年七月十日時為殿中侍御史裏行

上 神宗論水災地震

鄭 解

臣竊見去歲自京師西南至于海隅地皆震今歲自京師而
北至于朔方又大震迄今不已城郭陷入地民廬舍摧仆長
河決溢灑深異間茲豈細故哉震者陰盛而迫於陽其發必
有所召而不為虛應考之古而驗于今似可究其涯略漢和
帝永元二年郡國十三震說者謂竇太后由房闈而制天下
今二宮非竇氏之比則不為宮闈發也建光元年郡國二十
五震或地裂壞城郭說者謂中常侍江京樊豐擅天子權今
內省非江京樊豐之比則不為寺人發也晉元帝太監元年
震說者謂王敦擁兵陵上哀帝興寧二年震說者謂王敦跋
扈亂朝今大臣非王敦巨溫之比則不為執政者發也漢是數
世無所當則殆將有兵禍乎光武時郡國四十一地震

經反晉成帝時冀州震而蘇峻亂近者 仁宗時時代開大震而元昊不廢用此以較之則非兵而何臣之所憂不在河北而在陝西何者河北雖被災而南方大稔流離之民相携而南亦可以就穀此惟煩 朝廷戒敕所在務為存恤不令餓死於草莽則無慮矣至於陝西則自城綏州以來至今兩議不決首尾一年凡自京師所餉練金已費四百萬至於發卒乘器甲轉芻糧雜出於民者尚不在此數即不知國家以四白萬練金而與羌人爭何事耶雖得一綏州而所費如此其利害亦既可見矣事不早決何止於此則將見國力殫于內民財屈於外怨讟並起姦人搖足其將柰何此不可不深慮也如聞羌人率其螻蟻之衆窺我境上料其裹糧蓄牧必

四一五八

卷四二卷

五

勇牛

未能久駐迨將遁矣然而數出兵而無所攻取者此所以困我也彼來則我不可不應兵馬既發糧芻既集彼復解而去異時則又來使我奔走為備之不暇此正墮其術內也則朝廷亦宜破其姦謀以靜自守不為之動彼無所得而退我無所失而守若是者彼來雖多而我備有餘也夫世之治久之亂不過百年世之亂久而之治亦不過百年此大勢也本朝 藝祖自平定四方已來將百年矣治亂之際正在

陛下臣以為治今之難難於 祖宗之時何則自安史之亂

至五代之末四方之疆諸侯已死其立者皆孱子弱孫勢與

數俱窮故 太祖 太宗一起而掃刈之若草菅然易於為

也至于 真宗 仁宗之初民已離兵革喜見太平故取

功報成垂拱而天下治亦甚易也今陛下非開基之一過已盛之時萬一浸以衰弊此所以難於為力而甚於 祖宗之時也則豈得不深思遠慮講求所以致治之術乃欲以玩夷狄取武功苟有差跌則遂成衰亂之勢可不謹哉如羌人引衆而濟則 陛下斷之正論早與通好通養生靈俾之安虞則天災自息雖日有震搖亦不能以勝我矣熙寧元年七月 决水災又河北州軍地大震自秋距久公邊亦甚至有 聲如雷移時累刻不止繼八月 上此奏時為翰林學士

上 神宗論滎陽地震

呂 公著

臣伏見夏秋之交滎陽為沔甲申地震京師天威不遠謹告甚明此誠 陛下抑畏脩省之時也臣竊考自昔人君每有變異或因恐懼而致福或以簡誣而致敗蓋古之三者知

何五

卷八四二

六

五

禍福無二自已故側身修行以求消復則天之應也敬若影響此所謂恐懼以致福者也至於後世乃以為天地災眚皆有常數或專修外事或歸過於下則是坐視天災無復自飭此所謂簡誣以致敗者也恭惟 陛下以聖德在位將與太平然而災害重仍殆有以警懼 陛下臣愚以為必須歷考庶事正所未正則災可轉而為福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言至誠之道修於已則足以感人神也又曰天聰自民聽明君能感人然後可以動天也蓋人之情為最為難知上雖以至誠待之猶恐有不應者是以古之王者臨朝接物莫不以此為大務故衆多之臣皆思盡誠以應之而不欺欺者必其君國耳忘家主耳忘身上下如一至於無間

天意弗豫變異不消者未之有也在易之或曰君子以虛受人夫衆人之言不一而至當之論難具君子者能不自用而考合天下之公議猶恐未能盡天下之善也然而論議者固有其言不正而可喜其理似是而實非者不幸而先入之則後雖有至當之論亦難於必受也昇以古之王者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語故能慮無遺策而不爲邪說所亂昔顏淵問爲邦孔子曰遠佞人蓋佞人之在君側也先意承旨惟恐不合於君則其勢必久而愈親賢者之在君側也直言正行惟恐不合於義則其勢必久而愈踈此孔子所以欲遠之也書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言天子者臣下所稟令不常其德則人無所措手足是以古之三者思

爲可久之德而事不輕發方其令之未出也無所不謹則令之既出也無所不行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夫以堯舜之聰明其於羣臣之能否必至於三考九載而後黜之者蓋以知人至難而功用復不可遽見若徒以一事之得失一人之毀譽不待乎久不究其他因以定臣之賢不肖而進退之則所處未必盡當所處未當則復有更易更易既多則人懷苟且之心而世無安治之實矣昔周宗遭鼎鑊之異三聖已訓諸王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夫災變之來固不虛警一其意所指蓋亦難知惟王者能因事脩飾以答明戒則災變之安有下達然自漢儒以來言災異者始穿鑿經意而致人君若聽其所言專備一事脫非災變之所爲也

聖天子平臣是以竊慕裡已之義不取為漢臣之說於聖
陛下自留聖意未行者勉而行之既行者勉而行之則天下
三代之為翰林李士兼侍講

上 神宗論災變而非時數

臣伏見近歲以來災異頻數天文變於上地理震於下人情
恐懼物論紛紛臣被詔至都復用為相雖蒙給假治喪元
朝見而坐於私室如在水淵况蒙累遣使臣促令陛對
隕越寢食不安然偶於災異之間或聞有說者不近正道
甚憂之比俟入見日面具開陳又恐差緩蓋救災不可不急
施惠不可後時臣夙夜揣摩事無大於此者今遽以狂瞽上
瀆一冕旒切望 聖慈更賜裁擇伏聞 陛下自始即位躬

聖天子平臣

奏議四十二卷

八

聖

親萬機每有凶災憂形玉色孜孜謙訪以求聞矣此真得修
講新政答謝天譴之道也然臣竊知累有人奏請凡百災變
皆繫時數不由人事者不知有之乎若誠有之此乃姦人誦
佞之說上惑 聖聰臣所謂不近正道者也 陛下明養美
哲必不信納又慮姦人口才捷給能以甘辭致 陛下或時
信之信則卹災救患答謝天譴之意有時而怠怠則時 陛
下之德損 陛下之政不為宗社生民之福無甚於此焉臣
上所云天變地震此天下皆知之皆見之大可懼者也昔仲
尼春秋不書祥瑞而獨書災異者蓋欲以警戒人君使恐
懼修德以應天地之變不聞以災異歸之於時數也至如漢
董仲舒傳仲舒春秋之學對武帝策曰臣觀天人相與之際

甚可畏也國家將有災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
知自咎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董仲舒
爲西漢羣儒之首所陳災異謂盡由朝政而致豈虛語哉亦
不聞以災害怪異歸之於時數也夫上天之變幽眇高邈下
民或有不見而不知者若數路地震之異河北特其則人皆
見之而親被其害不可悔也因而人民流散捨棄墳墓骨肉
而適他土去如鳥獸茫茫不知所止餓凍病疾死於道路者
不少甚可痛惜也孟子對梁惠王曰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
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
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孟子獨得聖人之道爲最深而
論梁惠王專尚仁政不可罪歲是亦足以爲後世法 陛下

宜深信而行之可以回災異爲嘉祥變禍患爲純嘏致宗社
生民之福豈有窮也其姦人虧德損政誦佞不止之語必不
可令眩惑於其間也又臣少時讀書頗嘗探尋天人之理竊
惟唐韓愈柳宗元劉禹錫三子談天皆不得其要臣今試
陳其梗槩夫太極既判遂生兩儀形而上者曰天形而下者
曰地天地之間蓋載者曰萬物萬物至衆不出乎動與植而
已植物不靈不能有所運用造化惟動物惟有命比植物爲
靈然亦未能爲善惡知喜怒哀獨夫人又動而有靈者也可以
爲善可以爲惡者是人人自爲者也自爲善自爲惡者皆小
於天地亦隨而應之以禍以福故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
善降之百殃易曰作善之家必裕慶作不善之家必殃

言此與世及其人與家者也夫所謂可以喜可以怒者
非人之喜怒也天下人之喜怒也天下人之喜怒實繫乎
帝王之所爲而然也帝王所爲之政和則天下人喜人喜則
其心亦和和氣既生充于上下天地自然以和氣應之天地
氣和則陰陽順百穀成力食自豐天橫不作故民躋富壽常
懷樂康雖欲使之爲亂而叛去必不可得也若帝王之政不
和則天下之人不喜不喜則悲愁怨怒心亦不和不和之氣
既生天地自然以不和之氣應之天地之氣不和則陰陽不
順百穀不成衣食不豐天橫並作故民皆窮困離散父母兄
弟妻子不能相保其不思爲亂而叛去者未之有也天下之
喜怒哀所以能感動天地致禍於國家如此之可以喜何也本

緣天地萬物通是一氣所生無有纖間惟具氣之清者爲天
氣之濁者爲地清濁之餘氣散於天地之間是爲萬物萬物
之最靈者爲人以此觀之天地萬物同爲一類則最靈之人
豈不能以衆善衆怒之氣感動天地而致福致禍於國家者
乎是故先聖以萬物中獨以人配天地謂之三才是知人者
與天地本同而未異體均而氣通不可輕視虛用之也爲帝
王者宜先以仁政調和人心使之安樂自固而不叛去以爲
國家永永之福捨此而望天地順成天下無事決不可得也
尚書洪範九疇八曰庶證謂人君行肅以哲謀聖五善道則
雨暘燠寒風五氣時而爲其甚以諄人百穀用成後民用章家
用乎康也人君行狂僭豫塗豎五惡道則雨暘燠寒風五氣

常而爲其咎證乃自穀田出不成後民用微家用不寧也夫雨
暘燠寒風雖先後就之實則一也然而可以爲休可以爲咎
者只繫乎人君爲善爲惡而遂分也洪範者二帝三王所行
之常道也後之君人者當信而師尚之不可謂陳迹不信用
也信之則爲福不信則爲禍書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
我民聽又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夫天
本無心無耳目亦無喜怒哀愛威作書者假視聽聰明以爲之
說故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者是也其實只緣天地人本是
一氣善惡動靜必然相應合若符契間不容髮無謂天人形
體隔絕至遠便謂兩不相干而不以爲信也氣既相貫氣動
則應人有喜怒哀應如響亦猶冬至一陽生夏至一陰生其

氣眇然人不可得而見惟以葭灰驗之無不刻期以應天下
人喜怒哀之氣能感動天地之氣亦皆刻期而應也是故治天
下者直宜以仁政悅民心和民氣使其氣自通於天地日星
山澤又皆有神靈主之則必能默觀君人首所爲善惡及人
之善惡助其自然之氣降福降禍豈不尤速耶豈不尤可懼
耶以此益見天地災變不可盡歸之於時數而不修人事以
應之然可以歸之時數者故時亦有焉獨堯水湯旱是也夫
堯湯之爲君必不使人心有不和之氣以感動天地而致其
水旱也蓋堯湯大聖人其佐亦賢上下協心戮力無一天不
獲無一物失所故其水旱不得已可以歸之於時數也然雖
有水旱之災而不聞有重役橫斂勞民驚衆之事亦不聞有

流移播散凍餓死亡於道之人惟聞常有九年之蓄民無米
色而天下奉堯湯亦如無水旱之時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
明人心熙熙和氣不戾乃是雖遭水旱而民不被其害國不
憂其危也自秦漢以降則不然凡有災變怪異皆由時君世
主不能舉直錯枉用賢退不肖復有不能行善道施仁政悅
民心和民氣此其以人事致天地災異必然之理也必不可
歸之於時數也災異既作又不能恐懼修省行消復之道坐
視蒼生赤子棄墳墓離鄉土父母妻子兄弟奔逃播徙不能
相保守往往君自君臣自臣民自民不相為恤而不加救拯
民既如此被其害而不悲愁怨怒以思為亂者鮮矣民既怨
怒思亂而國不危者又鮮矣彼既上下乖戾不能同心協力

五
四二
全

以致災變害民而危亡其國乃妄欲比堯湯水旱以已之所
致災異歸於時數是欺天欺民之甚也胡可信耶夫地者至
大至厚至靜不可動搖之物也古今固亦有震動之時隨其
所震大小遠近必災患以應之繫未嘗聞數路言震也震且
不一有日或十數震者也又不一日而止有至今踰半年尚
震而未止者也是豈不為大災害耶大恠異耶比 陛下正
當窮究致震之由推至誠行至德思所以厭塞其變以謝天
之譴告焉不然則恐董仲舒所謂傷敗乃至者必將不能免
也 陛下即位未久而天下但聞聖德勤儉恭孝不聞有過
此變非由 陛下而致然 陛下若不為 祖宗任其事則
天地之變誰復可以任之哉 陛下既任其事則固且兢兢

業業夙夜憂勤登用正人興行正道思與天地合其德而濟之以不懈使天下皆知 陛下恐懼修省視民如傷忧其心和其氣則天地之氣亦和而應之苟如此何患災異之不息人民之不安乎其茲人謀身害國罪在殺無赦其所說願

陛下絕之不復留於心術而稍有所惑其為宗社之福邦家之慶必不出乎此也若 陛下萬一惑其所說以災異歸於時數而聖懷坦然不以為懼有司之不職苟不加擇政事之不平者不加治萬民窮困失所者不加卹天下人心必益愁怨而不喜則陰陽之氣何由而和天地之變何由而息也大凡茲佞之人阿諛巧詐善移人主之意其說雖目前可喜而終無益於世其大指已達者不過欲持身固祿未達者不過

欲希進厚已而都不以生靈禍福國家安危為念也是可謂大忍人也大茲邪也夫違天賊民背公棄理臣故曰罪在殺者也此須 陛下詳觀其語熟察其意復以其人前後所為而參考之則邪正自見必不能逃聖鑒矣臣蒙 陛下召作宰相以疾尚未能一對天表而不避忤犯輒敢懇懇如此之切者何哉蓋觀今災變不與常等實恐茲人以脂韋善柔之說移 陛下憂勞之志安 陛下克責之心而致 陛下下專心於救患卹災以誤 陛下至大之事也惟 聖慈深賜裁察非臣之幸乃天下之幸宗廟社稷之幸

貼黃臣以此奏詞頗繁多然以誠激於中惟恐 陛下未賜信察臣所以務盡犬馬之志敢不覺詞之多也

直書實事文字鄙拙不敢徒事章句而已伏望陛下
萬機之餘時賜一覽必亦粗有裨益如陛下未以為
狂妄之罪即臣方敢更以管穴之見仰塵天聽也
元年十二月朔既拜報以足疾未能入見有於
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弼聞之巖曰人君
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去亂亡無幾矣此
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弼諫者
之臣無所復施吾不可
以下速救即上此疏

上神宗乞以無災為懼

孫覺

臣竊見朝廷自今歲以來四方有年大河比流二邊不警
上下驩焉相慶以為陛下側躬修德任賢去邪興滯補弊
於萬事之先故上天報之以德而動如聖意發祥薦祉皇子
挺生此固宗社無窮之休朝廷莫大之福然臣竊聞楚莊王

伏加

四十二卷

十四

聖聖

天不見妖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余歟此能求過
於天安不忘危故能成霸功臣觀朝廷之上未可謂皆賢四
方幽隱未可謂無事號令施為未可謂盡當此狄西羌未可
謂受賜鯨鯢孤獨未可謂有養陛下中天地而立盡有四
海之廣治教政刑粗略如此天之報賜乃如極治之時此豈
所謂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歟人情既爾天意亦猶是耶
恐諂諛之人進容悅之論淺聞之士伐太平之功陛下如
信而矜之則臣憂天幸不可以為常禍故多藏於隱微而發
於人之所忽也伏願陛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日新盛德
而勤儉過於平時損宴游奢浮費不遺聲色不殖貨利老慈
莊無災以為戒懼垂法後嗣傳之無窮則幸甚矣

竊莫不幸甚臣不勝倦倦

熙寧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時為正言供諫職

上 神宗論華州山變

呂 大防

臣今月某自中使馮宗道至伏奉 聖旨令臣昭管山摧處見存人戶以次存恤施行次第間奏記臣累日以來伏思聖慮深遠憂及遠民以致疲病矜寡皆有恩意雖堯舜用心宜不過比然臣之愚忠有私憂者三過計者一輒敢條列如左

一山變之地當谷起嶺山高者五十餘步臣謹按十月之詩曰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憐莫懲水之為患至於懷襄而山之傾摧固亦其理然詩人猶以為大變哀其時人不懲其禍今不震電而驚馬不因水而摧不圯於其下而徙之於遠岸之高者不止於為谷谷之深者不止於為陵方之詩人所紀尤為奇怪唐世亦有新豐赤水山阜移涌之變方武氏僭亂固不足論方今聖治日新屬精庶政災沴之作尤為可駭此臣所憂者一也

一山變之地有大石自立高四丈周一百七十餘尺臣謹按漢昭帝時泰山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說者以為石陰類小人特起之象觀今之變則過於前

卷之五十五

奏議四十一卷

十五

魏

中所載此臣所以私憂者二也

一數年以來人情洶洶皆言有陽九之會臣謹按班固曆志所述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推數者取以為據臣以為天命難知孔子空言固非衆人之所能知

然閭巷之民無所已。憚竊語相傳謂之必有竊恐茲。備
小人乘此天地之變。人情不安之際。狂圖妄作。徵倖萬
一。此臣之所私憂者三也。

一三路京東人情憂。宜防備。臣伏覩三路緣邊。則有
城池兵械。作可恃之具。至於內地州郡。守具素墮。將帥
之臣。未至選擇三路京東守臣。密付方略。以備戎狄。為
名令甚治。城池講葺。守備其州縣政事。但涉撓動人情
者。一切緩之。以待他日。庶使姦猾好亂之人。無所窺其
隙。萬一如有緩急。亦豈可以待其變矣。此臣之所過計
者一也。

右謹具如前。臣伏聞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先王之所以興

四十一

奏議回上采

十六

文

也。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後王之所以壞也。太戊有桑楮之祥。
其書曰。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
原命高宗。有鼎雉之異。其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絜楮共生。
飛鳥之集。未為大異。然君臣相勸戒。至於數四。原天命修政。
事以應之。豈古明王。祇畏之道。當如此乎。伏惟聖神。昭鑒洞
察。古今不待瞽狂之言。乃極事理之要。惟乞仰承天威。俯酌
時變。為社稷至計。天下幸甚。

貼黃守帥之臣。早望精擇。須藉忠義。敦朴。任重致遠之
人。乃可以消患於未然。至如輕俊之人。目前敏給。似可
任使。緩急必不得力。伏望聖慈深察。

又貼黃三路內地州軍。備惟陝西最為不講。伏望

守臣以備西戎侵軼為名卑今修葺公歲內地小豐春初可以與役

又粘黃去歲慶州叛卒數千之黨繞數百人並逃匿山林未嘗干犯城邑其河境州郡已各驚擾失措即知守

備素不修矣

熙寧五年九月丙寅少華山前阜顯谷嶺潰裂漏起堆阜各高數丈長若隄岸至陷民居六社凡數百戶林木廬舍亦無存者鄰近並山之民言比年以來谷上常有雲氣每高風雨即隱有聲是夜初昏略無風雨忽於山上雲霧變異聲漸大地遂震動不及食頃即有此變大防因

上此奏時知華州

神宗答詔論彗星

富弼

以言類

熙寧八年十月十二日詔曰朕以寡薄猥承先帝末命獲奉宗廟碩德弗類不足仰當天心比年已來災異疊見山崩地震早暵相仍今彗出東方變之大者內惟淺昧敢不懼焉已避正殿咸常臨慮

未足以抵天戒應中外臣僚並許直言朝政闕失朕將虛心以政庶以消天之變焉

臣伏念向緣衰疾加之年已及格不能奔走職事遂求致政

伏夢 聖慈俯從愚懇退處衡茅之下杜門自守屏絕私務

朝夕待盡而已近日忽聞特宣大赦出於非常又聞別降手

詔許中外臣寮直言朝政闕失洛城士庶歡呼鼓舞喧行道

路聲徹幽遠推是而往則天下之人無不感動矣臣伏覽赦

詔二文始以彗星東出昭示謹告 陛下仰觀天變恐懼致

懷濬發德音恩霈寰海臣固知一出聖斷必無左右之助也

臣再詳 陛下手詔乃 陛下親筆非學士所作以至比年

災沴共如山摧地震旱蝗之類前後包括一一歸咎於已辭旨

哀痛深切明白忠義之士讀之莫不感泣而又避正殿減常

廉設齋醮昇侍御前代帝上禳災弭患青躬罪已之法陛下
下盡行之矣所以上天降鑒知陛下發於至誠故星變不
旋踵而滅臣溫衣飽食坐享安佚災禍之至殊無干及一見
聖詔驟發即日感動天地譴異消伏速如影響臣尚能踴躍
欣踊不知紀極彼天下之人身被災害家罹荼毒流落破散
不能相保者其為歡喜感戴當何如也人心既喜和氣充塞
則天意不得不早回天災不得不適息此理固然也臣竊知
去年久旱陛下曾降手詔許臣寮上封論事人方喜悅日
俟朝廷施設而不知何人者上累聖德遽成反汗於是天下
大失所望厚近於三月中仰答聖問略曾引及今天變益大
詔命益切陛下萬必不復蹈前車之誤况云朝政聞失朕

將虛心以改此足見聖意畏天愛民其已至矣然臣竊聞外
議皆云天下弊病甚衆官家多應不知人人咸願條列達于
天聽冀幸有所剋革爾已大發聖詔許其開陳忠憤者必能
不避誅戮仰竭肝膽悉以上聞也臣願陛下盡取羣奏不
遺疎賤薄機之暇一一親閱擇其衆說所合者斷在不惑力
賜施行踐虛心以改之辭應天文尤大之變使澤及普率急
若置郵則人心悅天道順天人相應立致和平國家享無疆
之休者正在此時也豈復有災眚出見而上駭聖慮哉萬一
發詐妄入宸聽少惑御夫忠告為妄說恩詔為空文利澤不
出於上人心復愁于下則天將曰是以虛辭合我迄無實效
必回今日之喜為異日之怒災變之作當又甚於前日之善

若果能以近事證之此乃必然之理非臣輒敢狂率也惟
陛下深賜觀察為宗廟社稷生靈之計不勝天下大幸

手劄子

臣未致仕前雖有舊疾筋力粗可驅策尚不能從官今致仕
已數年衰老益甚退伏草野未嘗與人相接榮辱禍福都不
干預而輒敢以狂瞽之說妄陳天聽者實見陛下仰觀
星變恐懼修省若不自容也又聞天下生民窮困已甚無所
伸訴恐成嘯聚為腹心之患也亦慮手詔或致中廢天譴未
息則後來別生災害也臣所以不顧身之老病而彊作此奏
庶幾有所補助而報陛下大恩之萬一也緣臣閑居終日
與野老相見民間弊端盈塞耳目皆是實事然所說者尚未

四三

卷四二

十九

盡一二伏乞 聖慈略賜省鑒而少留聖意焉臣又輒敢頌
陛下親閱羣奏者若委臣察置局必恐不能上體聖意是勞
之切羣奏中利害有所不盡亦恐所委臣察由存顧望尚或
隱蔽或陳巧說妄有沮難則誤聖君畏天愛民不吝改悔之
意也臣固無他賜所憂者如此惟望 陛下特賜察幸甚

熙寧八年十月乙未 臣上此奏時以御相致仕

上 神宗答詔論書星

臣 公著

臣伏觀今月十三日詔書許中外臣寮直言朝政闕失者臣
世受國厚恩 陛下蒞政之初首被選擇自外藩召入翰苑
故在左右日口陳手奏數進愚忠頗蒙採納今雖散處閑外
其於愛君憂國惓惓之心未嘗敢忘伏見 陛下祗畏天戒

無勞艱劬實天下幸甚臣聞晏子曰天之有堦以除穢也
之傳記皆為除舊布新之象皇天動威固不虛發意者
陛下之仁恩德澤猶未布於天下而政令施設所以厲民者衆
乎何其謹告之明也 陛下既有恐懼修省之言必當有除
穢布新之實然後可以應天動民消伏變異伏惟 陛下留
神幸察臣竊觀 陛下自即位以來早朝晏罷勵精庶務其
規模蓋宏遠矣固將致堯舜三代之治以光 太祖之業豈
特區區守文之主哉然臨朝願治為日已久在廷之士益乖
戾而不和中立敢言者懼譴而放逐阿諛附勢者引類而升
進其外則郡縣煩擾民不安業賦歛愁歎上干和氣焚老
幼流離道路官倉庫廩所在闕乏又無以廣賑濟至於骨肉

四九十六

奏四十二卷

八

二

相食轉死於溝壑者多矣上下相蒙左右前後莫敢正言者
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者何哉殆任事之臣負
陛下之高志也何以言之耶正賢不肖蓋素定也今則不然
前日舉之以為天下之至賢後日逐之以為天下之極惡前
後紛紛玷黷 聖慮者蓋不一矣其於人才既反覆而不常
則於政事亦乖戾而不審斷可知也 陛下獨不察乎況如
一二人者方其未進用之前天下固知其姦邪小人也但取
其一時附會故極力推進此所以終累 陛下則哲之明者
也自昔人君委任而責成者蓋有之矣如齊之威公是也為
其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也今則不然水旱不時人民困乏
則無以分 陛下之焦勞戎狄衆叛為疆場有事則 陛下不

免於旰食又况加之以天變地震之異乎未見陛下任事
之得也古之爲政而初不順於民者亦有之矣鄭之子產具
也子產之爲政也一年而與人誦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
三年又誦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今陛下垂拱仰成七
年于茲矣與人之誦亦未異於七年之前也陛下雖慮亦
及此而終未幡然者殆左右之臣蒙蔽陛下使天下之事
不得聞也臣伏思陛下自即尊位以來上奉兩宮仁孝
篤至下逮諸王累朝貴幸無不極於恩禮春秋之富而無聲
色之過孝友恭儉發自天性宮中之事人無間言而德澤獨
不被於民者何哉臣聞安危在出令治亂在所任故臯陶戒
舜曰在知人在安民願陛下以知人安民爲先除穢布新

四十一

四十一卷

二十一

揚慶

以答天戒則轉災爲福一 踵而應矣臣昨者朝廷嘗蒙訪

逮當時議者謂祖宗制一 不可少變朝廷用人必循資級

臣固曰不然何則興治補弊者乃人主之先務任賢使能亦

不宜專較歲月但一出於至公當則可爾臣今所言亦非謂

今日法令皆不可一也 陛下誠能開廣聰明延納正直公

聽並觀盡天下之議一 善者固當存之其未善者則當損

之苟爲非便不爲已行而愷改言有可取不以異議而見廢

如此則不勞 陛下神明不騫衆人耳目而庶事條理百姓

安定然後可以足兵食禦外侮矣臣伏自去國六年未嘗有

一言仰達聖聰至於私居接一 亦未嘗輕議時政今日所以

輒進愚悃者誠恐 陛下不於此時感悟則後日雖欲改爲

非奇謀高策亦未易為也

熙寧官

于茲者蓋自熙寧二年二月以後王安石始執政也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四十二

正四

八年十月上壽聖壽萬歲

下聖壽萬歲

天道門

災異上

上 神宗答詔論彗星上三說九宜 呂大防

元豐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詔中書朕以寡時德奉宗廟夙夜兢兢不敢康寧冀或仰當天心感格和氣以敷錫于庶民而太史占言謫見乾象乃孟秋癸未彗出西方災異之來曷有故召夫豈朕德非類刑政或謬於埋斂吏之不良而民或失職徵求推厥咎朕其懼焉自今月六子避正殿減常膳中外臣寮並許直言朝政闕失朕虚心以政庶幾古先格至正厥事之意焉

臣伏觀七月二十六日手詔以彗出西方責躬引咎數求讜言以正厥事臣伏讀感歎以為天道難知不可隱度今聖心恐畏退託損抑有以見不諱之朝度越前古臣愚不肖雖更

伏乞

一

中

守外藩不敢不布肝鬲少裨萬一伏惟神明幸察臣竊以為方今政事之急謾為三說九宜上旨 天聽一口治本二曰緩末三曰納言治本之旨有三一且養民漢之傳國至昭帝而六世藩臣之變外戚之禍數矣唐之傳國至明皇而六世如漢之變而又有巨盜之患今 大宋之臨御而 陛下之繼統世數與漢唐同而曾無一方之患其得人心可見矣苟非累聖德澤涵養深厚視之如傷愛之如子則何以固結其心若此伏自 陛下布行新政以來參酌古今著為良法便民者為不少矣而民情戚戚不以為安推原其故蓋緣朝廷持重太率急於公家而緩於民事竊觀先王之政上之憂下也深則下之報上也厚故其詩曰駸發爾私終三十里上憂

下之詩也爾我公田遂又我私下報上之詩也上下之情其相親如此則怨惡不順何由生乎其間哉故馬周之對太宗以爲正觀初匹絹易斗米而人不怨者知陛下憂之也五十六年來匹絹易穀十數斛而民怨者知陛下不憂之也此言極要頗同今日之意臣試舉其一二免役錢本率衆以給庸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在猥積至有一縣之人出者半贏者半而取之不已遇水旱未嘗有所蠲減貧下未嘗有所貸免此民情戚戚之一也市易本以抑兼并便衆業而公利在其間民有艱急匱乏之期方之他取於富室則無倍稱之息然吏或不良乘民之急而掎刻無已徒欲收贏取賞而不顧事體之宜與法令之本意誘陷無賴子弟以墮產者有之予

民者高其物估以巧取息者有之一物也朝貴賈而夕賤買者有之此民情戚戚之一也保甲者先王什伍教民之法也不專爲兵而已今有司惟以坐作進退射藝精粗爲急而不問推行考察姦盜去惡獎善之意而又富者逸而貧者勞或遇饑饉則將有流散不可號召之虞此民情戚戚之一也九此特法令之未備或吏奉法不謹之過以陛下之聖明而修正之宜無難者二宜教士弊九德文王作人周公三物皆爲先王教士之寶今聞以才選者矣未聞以德進也聞以文詞選者矣未聞以行進也臣竊竊以非六變其法則終不能得教士之實其變法謂何責之郡縣監司保任其才行以升於高書各試其所知而命之則士勸於書不專以文辭設科則

士業崇本凡此一政法令則天下從之矣以陛下之聖明而修正之丁五六年必收其效一宜重穀自古國家之患未有不緣民飢而起也今縣官積錢所在質朽而君廩至無半歲之實誠可憂也蓋官常平之法行而羣司各計其利故轉運司唯有租稅征科之入而已其歲入既不足以充費故於儲蓄之計雖欲賤糶而不暇為也常平雖有折納歛糶之法而吏多不能推行萬一水旱方千里則積糶之饒將無用而民之彊者聚而為盜弱者流離溝壑而無以救矣臣近嘗上乘歲豐積穀之議願令羣機而亦可行於久遠伏望財察凡此特法令之未備或吏志之不誠之過也陛下之聖明而修正之宜無難者緩末之宜有二一宜緩治夷狄中國本也

夷狄末也先王之政內講禮樂而外夷狄夷狄之國聲教所暨故舜之命官猶夏者治之桀則不為中國患者王者不治也或者謂夷狄之地可闢而郡縣之夷狄之民可冠帶而賦役之竊謂過矣以四海九州之廣而欲沙漠不毛之地以為富以兆民多士之盛而欲左衽鳩舌之人以為衆徒見有糜散所重而未見其可也雖有前代喪失之地苟非民情來附未足以用衆一宜緩治兵兵者先王所治而非所以為先也衛君問陳於孔子而孔子答以俎豆之事蓋禮教有所未備而先之以軍旅之事則禮道非其序也今刑政雖講而未可謂盡中禮樂雖脩而未可謂盡善教化雖布而未可謂盡行然則今日之政宜有急於兵者焉凡此非可廢之事特在陛下

下施為之有先後而已以 陛下之聖明留意而條別之宜
無不得其序豈自納言之宜有四一宜廣言路古者羣臣人人
得諫故曰三執藝事以諫二尚諫則餘可知矣所謂卑臣七
人者在位皆諫諫而又當必爭者有七人而後可今 陛下
虚心待下未嘗大聲以色而諫者未始有聞於天下諫而必
爭者未始見其人乃唐太宗之時當二隋之後人物寡少而
諫者滿朝今 陛下承累世之明之盛而遂使史筆無書諫
諍之事亦可謂闕典矣二宜寬復官之罰凡八臣之居外見
不便於民有言於政者大者聞諸朝小者以其職而行之是
也今一切禁止不使相佞則朝廷必有不聞之事而民庶必
有失職之苦矣夫二宜如誹謗之罪自古有為之君更制天下

卷之三十四 一 宋

四

之事未有不被毀訾於世者以擇其之明周公之聖而不免
况其下者哉蓋衆人者當憚情不達義理樂因循而懼改作改
作之始未見其利而翕然非之聖人於此特知其無知而寬
之可也豈足以與之較量長短是非哉故漢之深知其意直
除其罪以度容之而已苟設峻令以防之非不遠止然愚庸
之情不自知語言之過而非其上矣四宜容異同之論古者
交服之飾必以黼者取其兩已相背而能成政也兩已相背
至銘諸躬而日服之以為監有以見人君御臣之深戒在於
善同而惡異也舜也三苗禹以為可益以為不可然不善並
為九官周公相成王召公不悅然不善同為一氣也蓋善惡及
士則三公之論有不用焉周官詢及萬民職

不取焉夫然後可以通達衆志歸成大業苟取其所以而舍其所異則是予所謂以水濟水孰能食之者也夫特於此而已苟欲其同則必有誕謾詐欺以附同有夫苟惡其異則必有詭隨面從而竟異者矣使人臣皆懷誕謾詭隨以事上殆非朝廷之利也竊聞議者必使廷臣無異論乃謂之一道德爲此說者似不思也夫一道德以同俗者蓋謂典常之教不可不同也今以政事之殊有可有不可有宜有不宜有損有益而必一而同之恐非聖人之意也若思異論者豈非以其沮議害事而惡之耶苟導之使言而擇之在我則雖有沮議害事之言在吾所棄固不能爲患也凡此無難改之弊而有速應之實要在 陛下爲之而已如前所陳蓋 陛下政事

惟十二 卷四十三 五 聖要

之形容於外者言得以揣度而陳之至如 陛下聖性之淵微君德之崇厚惟幾以成天下之務惟深以達天下之心臣之愚陋莫得而測焉伏惟仰觀天心旁考古義竊可以論而用中道則天下幸甚 元豐三年六月 上時直舍人 頌

上 神宗恭設論書 皇上三說九宜 邢恕

臣恭惟 皇帝陛下實天祚 宋護生明聖有超卓冠絕聖之

姿爰自毓德宮闈仁心仁聞載在羣口及初嗣位動輒率禮法

於順 禮宮左右就養養於誠孝遠近內外凡厥臣庶莫不

於式 太皇太后厭世 陛下號慟泣血百僚在位不覺墮

涕入臨而出轉以相告有識者莫不長老嘆息山峙 聖外雖

禮從吉而 陛下悲哀未克 聖躬憂二年 聖躬

親政事小大之臣咸各率職十有四年未嘗一日少懈後宮
燕遊聲色嗜好無所聞囹圄之獄輿馬馳騁無所幸方且
闔戶乾坤而步驟乎帝皇其視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其
設心操術豈待問哉仍年以來威福自出惟所拍頤莫不服
從曾未聲易莫不響應赫赫魏魏朝廷益尊四方萬里盜賊
消戢閭里安堵 陛下誠因此美即此善據此勢藉此時以
之上當天心則可使寒暑平風雨時三光軌度以之下順地
理則可使五穀熟庶草茂山川晏寧至于景星出卿雲見甘
露降醴泉涌鳳凰麒麟可使皆在郊藪天人之際其形氣有
以相通其變動有以相感格之以誠應之以實密與道俱則
其合猶影響其合猶符節也如此則何災不可消何異不可

三十一

卷之五

六

七

去若夫祈禳小數豈足道哉昔宋景公三諸侯且出人君之
言三災惑為之退舍况於 陛下之仁聖智勇履席南面之
勢不出殿堂之上而廣制海內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
臣者哉以誠感天曾不移刻以德運星曾不旋踵此臣所以
殫志畢慮不量其愚不避見嫉之嫌而願畢其悃悃也伏惟
陛下留神加察焉竊遠小臣未嘗得日望清光恭慕德言也
然而間從公卿大夫之後竊聽於進見下風者皆以謂 陛
下才高天下智出物表既妙思六經而多識前代宗廟百氏
典章制度律令敕式靡不淹洽工作零莪美數矣蓋無不精
而神機天辨變化無窮退而鮮不自失夫人以是法則等勇
而

唯諾聽從之不暇無能有所開發建明以補助萬一況于單
賤鄙陋之人乎雖天之高不可階而升日月之可仰無得而
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開然匹夫匹婦之於聖人有所與知
一有不獲自盡民主則與成功以大舜之智而自耕稼陶漁
以至於爲帝無非取人以爲善以孔子之聖而獄訟文辭可
與人共之者不獨有焉則所謂聖智者曷嘗掩衆人之所能
而咸蓋羣心之所知哉衆人所見而有以處之使各效其長
羣心所知而有以擇之使必從其是竭天下之才力盡天下
之思慮然猶有所不及而後聖人奮其智能則所以待之者
盡矣其所得者博矣其所守者約矣已而有迹其長緣其是
則天下之人莫不興起爲之於其才力之所不給計之於其

思慮之所不獲則天下之人莫不厭服何必耗血氣疲精神
一切親事於法宮之中然後爲得哉臣竊仰 陛下之天德
常若太高而或不下接朝廷之舉事常若太速而謀之常患
不博雖 陛下之聰明睿智百舉百中而愚者千慮之一猶
恐有所遺也况或纖芥闕漏略於彌縫而汗渙已施機張已
發則誰敢出身試臨不測而輕議於既往哉且夫履四海之
盛位襲五世之極治又有冠古之稱絕俗之舉此乃全盛光
大之時君子之所以尚消息盈虛也意者 陛下或有而矜
之所謂日中則昃月盈則食盛衰損益之機其在是矣故易
之明夷以泣衆旣濟思患而預防此古先哲王所以安而不
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日新厥德以祈天永命也昔

唐太宗自負其文武材略以爲實兼將相然不知帝王自有
體下兼將相不足爲能不若漢高祖詔達而論羣臣吾不如
子房蕭何韓信也方是時彗星亦嘗變見而太宗悟焉曰吾
自謂三王已來撥亂之主莫吾若故負而矜之輕天下士上
天見變其謂是乎夫謂古人爲莫吾若而輕時人則上下之
情不通而無所不至惟太宗爲能知悔而又有魏證王珪劉
洎馬周之徒更戒迭諫然後正觀之治庶幾三代之風而彗
亦不能爲災何況 陛下盛德至誠避殿損膳深自引咎以
來讜言放出宮女以防隔塞虚心克己效於事實豈特太宗
之比哉予以收視反聽澹然與神明俱而默與造化爲友端
拱無營優游自得付物以能委任責成情僞之變事物之來

有道以揆有節以察不勞而成不動而化堯舜之名永
保喬松之壽上以奉寧 七廟慰釋 皇太后之心下以幸
惠羣臣而錫爲蒼生福則何變異之足憂哉抑臣又聞惟德
動天無遠弗届而天地之大德曰生董仲舒亦曰刑主殺德
主生則修德者莫若好生也朝廷近歲屢起詔獄深識遠見
之士竊量 陛下聖意之過欲大畏民志究盡事實及至便
殿親決時亦有所縱合郡府奏讞大辟類率從生非必專欲
求殺也然而治獄之吏典法之官但見進速不絕恐不能無
妄意朝廷使私自營異徼盡乃首公之名而規開曉縱出之
責則必至於滋蔓刻核夫出蓋鮮則失入有之及至上奏請
決鍛鍊已成文致已白囚人雖有懷鬱抑而不得伸朝廷雖

欲加寬厚而無所施則是豈國家之意哉臺寺決嚴自其事
守相關焉知其詳然法者設於有罪而使惡人知畏也今無
罪者或不自保而善人亦懼矣此臣所以疑也臣知京師玩
習久安大抵懈弛而嚮者貴近狃於恩幸不知畏法方陛下
下勵精爲治有以督過訓齊之誠是也然而矯枉者貴直矯
枉過直則是曲而已孟子曰今之與楊墨議者如追放豚既
入其筮又從而招之誠使百司自此莫不飭厲而貴近益遵
約束然且求之不已則是亦過直而招之之類也書曰寬而
有制從容以和在易之節曰苦節不可正先王之所以繩檢
羣下未嘗無制也然必寬之使赴功有餘地從容而不迫遽
故和樂而無憔悴節之爲卦君子所以制數度議德行然至
於已甚過中苦而不甘不可以通行持久失其所以爲正是
故先王議道自己制法以民也誠以陛下天縱之才日躋
之德慮靡不周而志罔或倦舉以程能課事而厚望之於羣
臣磨以歲月則鮮不破漏傾覆失其所操持行義有跌於繩
墨之間而遺訓有軼於度量之表矣易曰窮則變變則通詩
曰四牡騤騤六轡如馳臣意陛下洞達事機時措之宜必
有以變而通之如王良造父御馬緩急控縱而歸和平固已
得之於精神之會心術之微然臣直以耳目所接言之不能
無過計也獄吏法官制在陛下視以好惡惟所寬恤易若
覆手至于輿甲兵之大投民於鋒鏑之間措之矢石之下以
其死爭一跌而不振則雖有仁智之心不能救患於已然而

消禍於既往是故帝王之師必出於萬全攻不必取不苛勞
衆戰不必勝不苟接刃蓋以養國威全人命也近者瀘南之
舉師出不爲無名以陛下之威武將吏鼓舞勇軍士思奮校
之以計若老成人之策孺子角其有餘不足若益貴之拉侏
儒擲馳鋒接萬全必勝而獨克然臣得之傳聞不知是否以
謂蠻獠山林阻險道路狹隘溪澗隔絕吏士羊腸魚貫不輕
得進地饒瘴疫令人頭痛身熱瀉泄霍亂而中州之人不服
習其水土使蠻稍桀黠聞大兵將至則逃遁而不出旅距而
不可入曠日引久留而不決士卒暴露疾病死亡者衆而餽
餉或不給師老械散浸成遷延不然逆類醜徒上下救死爲
首尾之勢旁近種落相與唱和有唇齒之援舉能罷之士而

輕用其鋒以與援狙之民角逐於崎嶇偪束湮淖鬻養之間
以幸頃刻之勝廝養下卒有一不備於行間雖能梟賊其首
領繫虜其徒黨猶不若多筭遠御以全制其弊也如有師倦
而歸蠻或連結諸種呼嘯並出蜀地狹而人稠饑遇大熟食
猶不足比歲錢積於官市用少而益貴米不加多而益賤則
農人困矣蜀之所恃以界限蠻夷者山林也今承平日久而
虞衡之屬時禁不講界上之民私相交易往來往往有微徑
潛通道路故號爲險狹者今率行牛林木故可以爲障塞者
今皆盡行斤斧不幸而歲饑食不足錢不可以多得本末俱
困山林之阻故不設備屬有叛民鄉導外寇表裏俱發竊
又關守備則唐之南詔前世之均順豈可以其無能哉古人

有言兵者凶器一方有急四面皆從今蜀雖號富饒爲朝廷
外府以內外輕重較之則手足標末也五路天下之腹心根
本也河北陝西河東又皆控帶戎虜率計義勇保甲籍勝兵
不減七八十萬然則三路尤爲天下之捍敵 祖宗寬假邊
民稅或不及分河北特弛鹽禁誠知天下有急三路最持其
重三路不可動搖則天下之勢常安而他皆坐受其利故切
封疆捍壁壘輓齎奉饒數獲危難之地者則急其力而緩其
財守墳墓安鄉里不識戰鬪之事不知死亡之憂者則急其
財而緩其力利害之相權勞逸之相均勇怯疆弱之相資多
寡有無之相濟蓋未有兼責而獨得者也 祖宗初定天下
所以任戰者皆黥面之兵固未有義勇保甲也猶且恤之若

五三

四十二卷

十一

兵

此況今日乎誠宜先擇三路之守令優爲勸獎之法稍稱職
者且使久任俾得以拊循其民即安田里因其暇日練習戰
守捐其逋負寬其力役平居無追瀆勞苦之歎則緩急可責
其效死果得民兵之實則西北之虜且畏威矣民誠效死虜
誠畏威則邊鄙不聳兵刃不頓不過几席之上樽俎之間可
以挫四夷因其亂亡之時踐其機投其隙鼓之以道德征之
以仁義誘之以恩信則可箠食盡聚以迎王師扶老携幼以
歸聖德鞭撻不施况血刃乎方天變之來 陛下過意挹損
即有以反求諸身又有以固結其民酌輕重之宜謹先後之
施則夏遼異黨蠻貊荒忽可使歸命向化矧惟宮殿之內左
右密勿常從宿衛之臣乎至若推廣象類而修舉恩澤之政

道之善氣唯陛下所擇非小臣所得一二言也臣屬近在禁軍轂之下首聞詔音猥先眾人而言陛下赦憐不誅使能言之士得以繼進則四海九州之博內外臣民之眾方九德咸事之時安知不有指陳世故極於天人之分達於古今之宜足以上答聖心抑塞星變者哉則是臣於國猶為有補也

元豐三年八月上
時為館閣校勘

上 神宗答詔論彗星上三說九宜 呂大鈞

臣伏讀詔書寅畏天變引過罪已數求美言以新盛德誠意惻怛發於心畫自以消變除患况諫行言聽膏澤逮下必將感召和氣溢為嘉祥臣愚悵無精識輿學啓籍天聽徒有淺聞近見二事或可以少裨萬一伏惟聖主留神財察幸甚臣

禮記

四十二卷

十一

片

聞詩書所稱古先哲王雖清明在躬俊又在官猶孳孳不倦延禮臣下講求至道之要而推行之夫至道之要莫切於堯舜之言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此言至簡至要古之人君莫能盡行故常為中材之所忽而獨上聖能勤行者也然則人心者人君之所日用時出以應萬務者也其神明恍惚其出入無時其作於中而見於外也邪正糾紛頃刻萬變其危如是安得不日夜存養寧自補之感物應變無所差失乎道心者人心之所默識躬行以立大本者也凡有生之民無眾寡小大無彼我莫不體之以為吾心就其間濶窄存養以生吾誠其道滋味難以言諭唯忠信默會庶幾近之稍或不明則離而不一其微如是安得不閒暇燕處求索推明克已

體物常使純一則仁義禮智油然而中粹然自於外然後
爲得乎故言動之所發政令之所加始出於善而其常流
爲不善凡此者皆人心不安而易變故也誠意之所存行義
之所履始若充盡其終常至於天下不爲一家中國不爲一
人凡此者皆道心不明而易失故也由是言之此二心者非
有二物也特體用之殊耳使人心一於道心則自不危矣使
道心一於人心則自不微矣今乘 陛下勵精反己之時謂
宜博延德義之士儲精垂思相與講求至道之實使浩然之
氣充塞天地則何患濬哲不生而明德不暢乎此臣之所謂
淺聞者此也臣又聞天下衆人言謂 陛下躬勤庶政日不
遑暇而有司奉行多不盡理 陛下遠略方外軍政修舉而

文淵堂

卷之三十一

三

三

將帥出征多不諭旨 陛下勸獎人材東按倚注而或不得
其人 陛下優假言事之臣未嘗深譴而近日內外望風畏
怯莫敢有言青苗免役所以寬民力而下戶凋瘵日甚常平
儲峙錢穀所以足國用而有司經費日窘訓齊保甲所以禁
暴而盜賊如故增置官司所以革敝而文書益煩異時歲饑
糴賈小民常取倍息之貴亦能自給今年豐官出輕貨而東
手受困異時富商人賈豪奪細民而不甚爲苦今市易均輸
平準而負益深凡此皆臣之近見者也然推見其本而求之
豈有他哉唯知道心之實則見此時之敝矣傳曰唯道集虛
陛下旣明發德音虚心待物則道豈難知哉古人謂顧力行
何如者此在 陛下一動心之間耳可不深念之乎

元豐二年

上時爲官
與教授

上 哲宗論亢旱

劉摯

臣伏見自入冬以來並無雨雪元陽爲沴被災甚廣羣情嗷
嗷驚憂四顧考原經典可謂大異夫人之氣與天地陰陽之
氣相爲出入流通而往來者也人情和於下則天道順於上
人事乖於此則天變效於彼是謂天人相與之際也故聖人
之事天也知其在上不遠應以類至則凡祈禳消災以爲末
節小數而專脩政事以應之竊以 陛下委國仰成與之均
休戚同榮辱者不在三省樞密院執政之臣乎今廟堂之上
大臣八人情志乖謬謀不一無同心同德之節有分曹懷
貳之意故議政之際排排依違相激相鬪其語往往播在中

惺惺

四二二

四一四

四

外所以政令壅隔而不下文書稽滯而不行官爵濫於無名
而不應於典故公道過於貴近而獨施於疎遠私邪朋比上
下隔并况當 皇帝陛下淵聖諒闇之日 太皇太后陛下
制出房闈之時朝廷政權盡在大臣而大臣不協如此故天
下但聞頽僻之事而不見和善之政政不知則人情不和人
情不和則天地之氣繆戾而上此變也書曰肅時雨若五行
傳以謂冬旱政舒緩之所致也今上下可謂不肅朝廷之政
可謂驕慢廢弛號令可謂二三不振以古者災異水旱咎在
燮理陰陽之官故策免三公以塞其諫今來歲已窮盡旱暵
如此宿麥在野無潤澤之入春氣相乘有疫癘之變生民一
歲之大命豈可不念之哉又一月以來日青無光風霾昏翳

考之占驗皆非小變而上之人恬不以爲怪此中外之所以
恐懼而不寧也伏望 聖慈深省上天儆告之意俯察朝廷
乖戾之變特詔大臣修飭政事凡賦歛之害人者法令之未
安者必解而更張之至於決獄訟之私枉趣諸司之稽遲進
忠良退阿諛通壅蔽去疑貳務以至誠實事上塞天譴下救
生民則和氣之應將不旋日而得之矣臣不勝惓惓之心

貼黃外議皆謂朝廷自升祔後來政事懈弛不及日前

此蓋有以召之非虛言也

元豐八年十二月
上時爲侍御史

上 哲宗論華山摧

梁 燾

臣竊聞華州秦鄭縣界小敷谷山摧損覆居民者臣按春秋
傳曰國主山川故山川之變聖人以為至戒而深懼然變之

太命七三
卷四十一

素四十一

一五

二五

來也或考之人事而相符或稽諸君德而不類要之皆有天
意顧世主所以應天意者何如耳應之得其道則轉禍而爲
福失其道則反安而爲危詩曰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爲
谷深谷爲陵此人事相符之變也然幽王曾不以爲卹故詩
人哀之曰胡惜莫懲書曰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
浩滔天此君德不類之變也然帝堯自以爲戒故命禹之辭
曰降水微予臣竊伏思 陛下即位以來尊用耆哲登崇雋
良納天下之善常若不及華天下之弊惟恐不至以百姓之
心爲心撫而念之不啻父母之於赤子也四海內外物情人
意和樂而舒徐魏乎太平之象矣且乎美祥嘉瑞交至而迭
應今反有山摧之異者何也臣見天心之仁夢 陛下欲以

篤佑聖治日新又新以盛無疆之休故於未然深示警告願
陛下仰思天心而內自勵曰予臨兆民固懷懷乎無不懼矣
豈尚有言動之際忽而不恭者乎公言直道固無間而上下
交矣豈尚有諛辭邪說及易是非汨吾之明者乎正人君子
固並進而朝廷清矣豈尚有不肖瀆濬其間亂吾之真者乎
天下固安矣豈尚有宿蠱深弊遠而難遏隱而不知或欲改
而復存或已除而又作動人之憂者乎四疆固靜矣豈尚有
借虛名而甘實弊以養後患未爲至計者乎爵賞不爲不謹
也姑息以害公僭差而紊正者一能絕歟刑賞不爲不平也
當罪而縱宜直而枉者有不察歟政令不爲不明也煩而寡
要輕出而易反以惑民之聽者審於思歟力役不爲不省也

用而不切偏而弗均者寬之至歟郡邑之治不爲不飭也任
非其人過王澤而不流病吾民者知之盡歟仰願 陛下因
天之戒凡此類者益加意焉臣愚不勝惓惓昔梁山崩晉侯
以傳召伯宗伯宗以重人之言告而晉侯從之以自責春秋
賢之夫晉侯列國之君而梁山一國之望耳其變也措能亟
召賢者而謀之况 陛下有天下之大華山又五嶽之崇乎
其可不畏天之威思所以應其變也伏惟 陛下鑒周之失
禮棄之言采晉之善博資賢人之謀修飭政事以答天戒社
稷幸甚天下幸甚

貼黃臣伏以華山西方之鎮國家倚之以安靜者也今
而崩摧必有天意願 陛下深加省懼不以爲忽天下

幸甚

元祐元年十一月... 蘇軾上書

上 哲宗論旱為不肅之罰

王觀

臣聞書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之祥在德夫人君之德配乎天地而協乎陰陽者也故災祥之來皆隨其德古之人君每見災異則退而自省以脩德無乃可以變災為祥轉禍為福伏見去歲以來旱災屢作今春赤旱尤甚陛下焦勞惻怛精意祈禱靡神不舉而又傾倉廩之積以賑飢省土木之工以寬役親錄囚徒赦過宥罪臣可以致雨矣而雨猶未也然則夫意亦必有在矣謹按先範之王事一曰貌貌曰恭恭作肅見於水經則曰肅時雨若也夫人君外既有恭莊以著於貌內必有肅以生於心然後施於政事一皆主

四十一

十一

禾

於肅欽則百官羣吏四之萬里莫敢不肅而天應之以時雨此天人相與之際如影響也恭惟陛下春夏以來凡可以致雨者無所不講而雨猶未應意者肅欽之道或有所未備乎陛下起居語默多在深宮之中非愚臣所得而見其見於政事者臣得以言之也夫中都之官雖容養望者多而紀綱浸墮諸司之吏驕慢玩法者眾而鞭笞罕及此京師官吏之不肅也監司在官朝廷厭於督責者以苟簡為適時郡縣妄意朝廷主於寬大者以縱弛為得計此監司郡縣之不肅也國之凶人可誅竄以明國之刑者或沮格於大臣之言民之巨讐可黜削以釋民之怨者或稽留於典吏之手此刑罰之不肅也今出准行弗惟反今發號出令或數日而追或累

而變者此號令之不肅也廣西新州之役以兵將邀功無
事受戮者千餘人遠方之民銜冤無訴矣而久不正其罪此
政之不肅也河北塘泊之險以大河橫流漲為平陸者數
百里胡騎之來將通行而無礙矣而莫有任其實者此邊吏
之不肅也凡政事之不肅者類如此而求所謂時雨順之不
亦難哉夫仁恩豈不可致雨而肅欽乃可以致雨者何耶蓋
肅然後仁恩可行也朝廷不肅則小人肆而下有受其弊者
矣政事不肅則萬事隳而民不保其生矣夫如是且將亂之
不暇尚何仁恩之有况可以感天心而致雨乎惟肅欽然後
政事修而仁恩行乃所以致雨之道也然則言動之不可以
不肅者臣願躬行之政事之不可以不肅者臣願深圖之庶

幾乎雨可致也元祐二年四月旱甚觀言陛下必欲有以
感天意即乞下詔責躬以其未能肅欽以致

不肅之罰也然後詔三省以振朝綱夫民賦詔樞密院以嚴
邊防治軍政詔六曹寺監以修職事詔胥吏詔御史臺以舉
不職詔監司以察縱弛詔郡守以戒偷墮凡政事之不肅者
皆修舉之如此而雨猶未降臣甘願誅以為接言之求不報
上此奏時
為右司諫

上哲宗論水旱乞許羣臣面對言事 蘇轍

臣伏見二年以來民氣未和夫意未順災沴若至非水即旱
淮南饑饉人至相食河北流移道路不絕京東困弊盜賊羣
起二聖遇災憂懼傾發倉庫以救其乏絕獨此三路所散已
近二百萬斛矣異時賑卹未見此比然而民力已困國用已
竭而旱勢未止夏麥失望秋稼未粒數月之後公私無儲羣
盜蜂起勢必至臣未知 朝廷何以待此臣竊見 太皇

太后陛下清身奉法與物無私 皇帝陛下恭默靖重勤
禮義皇天后土照知此心而和氣不應深所未論不審 陛下
下嘗究其說否臣聞天氣下降地氣上騰陰陽和暢雨澤乃
至君廣聽以納下臣盡言以奉上上下下交泰和氣乃至今
二聖居幃箔之中所與朝夕謀議者上止執政大臣下止諫
官御天不過十數人耳其餘侍從近臣雖六官之長皆不得
進見而况其遠者乎臣以謂羣臣識慮深淺不同其心好惡
亦異故須兼聽廣覽然後能盡物情而得事實今 陛下聽
既不廣則所行之事不得不偏聽狹事偏則陰陽亢隔和氣
不效必然之理也臣觀 祖宗故事百官有司皆得以職事
進對從容訪問以盡其情今 二聖臨御四方引領望治而
謙恭退託踈遠羣臣不行入主之事遂使百官不敢以職事
求見臣謂且因此時明降詔書許百官面奏公事上以盡羣
情之異同下以闕人才之賢否人心不壅天道必從則久旱
之災庶幾可息臣蒙國厚恩比聞詔書引咎自責避正殿損
常膳分命臣寮並起羣望私心踧踖不敢違寧輒推天意人
事影響之應庶幾有補萬一惟 陛下恕其愚僭略賜采擇

元祐二年四月十一日
時為中書省口

折呂小論陰雪

蘇轍

臣伏見自去冬至今陰雪繼作罷民 餒困斃道路聖心憂
恤方何所不至蓋嘗有命有司發內 錢出司農之粟竭太府
之藏以濟其急名大猶未也則 聖汗狂獄罷役夫凡可以惠民之

大四六五

奏議四二卷

七

蘇轍

事無不爲矣而天意不順雨雪如故臣竊惑之臣嘗觀先儒論五行之說以爲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外急厥罰常察以周之末世舒緩微弱政在臣下則天應之以燠煖秦之末世峻刑暴斂海內重足而立則天應之以寒慄是以周亡無寒歲秦滅無燠年信如此言則朝廷之政令豈失於急與竊惟二聖臨御以來革弊去煩施惠已責凡所措置雖未盡得而民獲其所欲者多矣苟以爲急雖二尺童子不信也然則陰雪之應其咎安在臣聞商立高宗雉鳴於鼎其臣祖已告之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夫所謂正厥事者無常事也惟因其非而正之耳故臣切推之占事以爲天大雷電以風而成王應之以逆周公衛國大旱而文公應之以伐邢夫親任三公非所以止風而興師伐人非所以致雨彼既爲之不疑而天亦報之如響者誠得其時當其事耳臣竊惟近者天地之變常半歲苦旱半歲苦陰陰陽之氣一有過差浸淫爛漫而不能反今雨雪既甚久不止則春夏之際又將復旱其類似有以致之者古之爲政德刑並用寬猛相濟使天下懷其惠而畏其威民氣充塞而天地從之故陽不過而陰不感自頃年以來朝廷之政專以容悅爲先務上下觀望化而爲一監司之臣以不執有罪爲賢郡縣之官以寬弛租賦縱釋酒稅爲優至於直臺寺監亦未聞有正身治事以辨集聞者豈前古朝廷方秉容言不非以不事爲治靜以不別白爲治亂大是以此極也

奏議四一三六
二十

此極也
爲惟朝廷之意且始蓋欲以寬大治之耳而不一

姦臣猾吏乘其間以侵虐細民其弊不可勝數名雖近寬而其實則虐也 陛下誠欲消復此變宜訓敕大臣使之守法度立綱紀信賞必罰使羣下凜然知有所畏苟朝廷無偏甚不舉之政則陰陽過差浸淫爛漫往而不返之氣宜可得而止也不然雖空府庫竭倉廩以賑貧窮破囹圄焚鞭朴以縱罪戾臣恐上天之意未易回也臣待罪地官以簿書米鹽為職出位而言罪在不赦然 陛下頃自疎外擢臣而用之二年之間致位於此豈欲責臣齷齪以吏事自效而已哉是以冒萬死獻言惟 陛下裁擇

元祐二年二月上時為戶部侍郎

上 哲宗論歲旱地震星隕 劉安世

臣伏見 陛下即位以來于今五載承天順地仁民愛物德

澤洋溢施乎方外元元鼓舞歌頌不暇固且陰陽順序風雨

時若諸福協應百嘉蕃昌而歲比不登和氣渾鬱飢饉流徙

災害頗衆今春乃旱暵為虐京畿西路一麥天望農民嗷嗷

且又菜色雖 陛下惻然軫念靡神不宗踈決繫囚降以從寬

典而沛然之澤終未告足又陝西河北屢聞地震大星晝隕

其光燭地旬月之間巨異仍出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

湯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

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此皆天

心之仁愛人君而先出災異譴告警懼使之兢畏修省而不

至失道之敗也臣竊謂上天之體雖靜而聽卑明主所應惡

文而尚實與其為祈禳之小數不若當四銷變之大方願 陛

下夙夜祗畏側身修行特下明詔以是罪已又許中外臣民
極言政事之闕失專委近臣考求其當以施有政庶幾下情
不至壅塞其諸路災傷州縣流民所至並委守令多方賑濟
無俾指瘠申救緣邊諸臣又捕盜官吏常切警備以戒不虞
今日已前內外營造土木之役苟非要切並乞停罷分命監
司按視留獄公卿輔弼同寅協恭以思天變開衆正之路塞
羣枉之門誠備災之善經應變之至務也昔宋景公小國之
諸侯爾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二災惑爲之退舍

陛下之明聖發於誠心精意感通何求弗獲臣待罪諫列日
聞焦勞輒效愚忠庶禪萬一惟冀 聖慈少賜採納不勝幸

甚元祐四年三月
上時爲左正言

二四十一

六一

七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四十三

